

黄镜滔
著



银十字

像魔鬼一样的天使，披着乌鸦羽毛的白鸽。
以及一切光鲜背后隐藏着的无尽的黑暗，纠结的线。
所有裹在黑暗中可怜的影子，所有淹没在罪恶中不幸的灵魂。
都在审判日降临的那天，一起扑向盛大的死亡。

银色十字 黑色挽歌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银十字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银十字/黄镜滔 著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9.7

ISBN 978-7-5354-4052-5

I. 银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83520号

责任编辑:何性松
封面设计:宋奕勤

责任校对:刘慧玲
责任印制:左怡邱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:430070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<http://www.cjlap.com>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印刷:武汉楚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:7.5
版次: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
字数:242千字

定价:18.00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Chapter 1

通过我，进入痛苦之城
通过我，进入永世凄苦之深坑
通过我，进入万劫不复之人群
抛弃一切希望吧，你们这些由此进入的人
——《神曲·地狱篇·地狱之门》

ONE

这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，他蜷缩在角落里，瑟瑟发抖，就像一头受伤的小野兽在静静地呜咽。他肤色惨白如纸，身躯单薄如稻草。

冰冷的墙壁，血腥的气味，以及深入骨髓的恐惧，就像是一张巨大而带着荆棘的网，将他捆绑其中。

“混帐东西！”一个橘黄色头发的青年一脚狠狠地踹在他脸上，令他觉得自己的头就像裂开一样疼。

“川哥，他硬是不肯说出银行卡密码，不如我们把他废了吧。”橘黄色头发的青年阴毒地笑道。

名为川哥的男子慢慢将手中的烟摁灭，然后淡淡地说：“把他给我扶起来，我有话问他。”

“是。”橘黄色头发的青年与身旁一个红衣长发男合力将男孩扯了起来。

男孩的脸已经被鲜血所覆盖，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。

川哥走到他的面前，俯视着男孩。川哥脸骨粗糙，肩膀宽厚，肌肉蕴含着爆炸的力量，细长的双目射出慑人的精光，脸上的线条有若刀削斧劈般的刚劲有力，阳刚气十足。给人一股无法形容的威慑力。

他立在男孩面前，给男孩的感觉就像是一座巍峨的高山：“听着，乔伊，我

并不想废掉你，我要的只是钱，你卡中的钱。只要你把密码告诉我，我非但不会伤害你，还会在今后罩着你。”他拔出藏在腰间的弯钩匕首，把玩着说道，“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数到三，若是你还执迷不悟的话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”

“1。”

“你打算怎么……咳咳……怎么对付我？……”

“2。”

“咳咳……你们为什么要盯上我，为什么？”乔伊望着川哥手中那把弯钩匕首，流露出惧意。

没有经历过这些事的人，永远无法体会其中的恐惧，那种绝望感就像妖魔的爪将你攫住，拖入深渊。

“3。”

“密码是20070925。”乔伊心间崩颓，几乎是嚎叫着把密码说出来，然后鼻涕屎犹如开闸的洪水般，一股脑全流了出来。

“废物……”川哥极其蔑视地朝他啐了一口唾沫，然后说道，“就让他在这里腐烂，我们取钱去。”

“是。川哥。”

乔伊感到两人一松手，自己就像一摊烂泥一样，瘫软在地上。

鲜血裹着污泥，涂满他白净的脸庞。

天越来越阴沉了，雨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来。这些雨滴仿佛针一样，落在乔伊布满伤痕的躯体上。

适才发生的一切犹如这黎明前的雾霭般紧紧缠绕着他，令他感到窒息。他挣扎着站起身来，弱不禁风的身体在清晨微冷空气的刺激下显得越发佝偻。

他憔悴而疲倦的脸看来就像一团揉皱了的黄纸，皱巴巴的充满了烂泥的味道。

天地间，一片昏暗静谧，只有远方的街灯，静默地闪烁着。

乔伊单薄瘦弱的身躯如同秋风中浅渚的芦苇，摇摇摆摆，无可凭依。仿佛被风一吹，就化为齑粉，随风而逝。

他蹒跚地往大路走去。

昏黄无力的街灯、冷酷凌乱的雨滴、浑浊慵懒的空气，构成了这个冰冷潮湿的石头森林。

乔伊由于体质过于虚弱，加之遍体鳞伤，刚走出几步就头晕目眩，浑身疲软，最终如同纸鸢般倒下，头重重地砸在水洼中，溅起高高的水花。

黑暗越来越浓郁，最终像一只巨手，将他捏碎。

乔伊一直在做梦，梦见了某种绝望可怕的东西，那东西没留一丝线索，很恐怖地彻底消失了，不知那是什么。

他睁开双眼后，看到白色的天花板，白色的墙壁，白色的被单，以及白色的人。鼻口间充斥着漂白水的味道。

有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年轻护士正坐在他身旁，为他揭开身上缠着的纱布。她很迷人，很性感，眼睛和蓝宝石一样，大而明亮。她的睫毛，一根根簇拥在柔弱的眼睑四周，像纤细的黑丝绒。

“这是哪里……”他的声音嘶哑得像喉咙里含着沙子。

“这还用问？当然是医院啦！”她的嗓音和她的外貌一样都很优美，像银铃一般清脆，“现在你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还好。”乔伊如实说道，似乎浑身的伤痛都在一夜间如同露水般消散在了阳光下。

“说实话，没想到你还挺帅气的。当你被送来的时候，那个模样，哎哟，真是惨不忍睹呢……”她嫣然一笑，那笑容就像新生的花蕾在阳光下绽放。

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乔伊内心腾起了大大的问号：“我被送来的？谁送我来的？”

“一个漂亮的小美眉哦。”小护士促狭地笑道，“不会是你女朋友吧？”

“女、朋、友？不可能！”乔伊觉得无奈并且荒唐，“我没有女朋友。”

小护士狡黠笑道：“切，那她为什么要救你还帮你付医疗费呢？”

乔伊眼中充盈着一种无法解释的薄雾，仿佛在思考。

“哼！不说就算了，装什么深沉啊！”小护士冷哼一声，然后打开身旁的抽屉，从中取出一面小巧精致的镜子，递到乔伊手中，“有眼屎……”

乔伊接过镜子，自嘲地笑了笑，但笑容刚一浮现，他就笑不出来了。

因为他突然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是一个恐怖而丑陋的怪物——两只巨大的眼睛从光秃秃的眼窝里鼓突出来，鼻子是两个形状丑陋的小洞，只有一层令人恶心、角质干硬的肉包裹着颌骨。

乔伊吓得一哆嗦，手一颤，镜子从手中滑落在地，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整面镜子霎时摔得支离破碎，每一个破碎的镜面，都仿佛映射出一个魔鬼的笑靥，仿佛嘲笑，又仿佛怜悯。

“哎呀！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！”小护士连忙起身走出病房，“我去拿扫帚和撮箕，你别乱动，好好在床上呆着！”

“嘭”的一声，房门被带上了。

病房外，阳光灿烂，白云相逐，一片大好光景。

而病房内，却是阴冷潮湿的。乔伊坐在床上，怔怔地望着虚无的前方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
他似乎听到某种刺耳的声音从破碎的镜子中传来，在耳边轰鸣：“你想复仇吗？”

乔伊吓得几乎跳起来：“谁？谁在说话？”

对于这个问题，那个陌生的声音兴趣索然地回答了他：“黑暗天使——昔拉。”

这句话仿佛是神的声音，在病房内沉重地回响。

“天呐，上帝啊……”乔伊开始呼喊曾经、哪怕只是短暂喜爱过的圣灵的名字。

“上帝管不了我，因为我早已堕落，成了魔鬼。”昔拉的声音就像带有潮气的寒流一般笼罩在乔伊耳畔，“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想复仇吗？”

乔伊的眼前突然翩跹而过无数幻象，这些幻象最终凝聚成川哥狰狞的面容，他在无声地嘲笑着乔伊。

乔伊虚无的瞳孔忽然变了，变成了一根针的尖，一柄剑的锋，一只蜜蜂的刺。

“想！”他感到怨毒就像是毒液那样流淌在他的血脉里，总要突破血管涌出来。

“那么，让我进入你的身体……因为只有我才能赐予你复仇的利剑！”昔拉的声音依然在耳畔沉重地回荡着，“祭以汝之魂，以汝之身，借由吾之神威，完成汝之复仇！”

“你真的存在吗？这一切会不会是我的幻觉呢？”乔伊一脸茫然，感到不可置信。

“同意让我进入你的身体，不就一切都明了了？”昔拉发出仿佛粗硬的砂纸般的声音。

乔伊仍旧感到不可思议，但好奇心仍旧使他决定冒险：“好，你进来吧。”

话音刚落，他就感到有什么东西强行进入了他的躯体，撕扯他的神经，燃烧他的灵魂。乔伊霎时苦痛难耐，脸色青暗如墓。紧接着，一道魔纹开始在他单薄瘦弱的胸前凝聚而成。那魔纹十分可怖，是一道不断旋转的鲜红五芒星。

乔伊浑身犹如针扎，像被千虫噬咬。与此同时，有道黑色气焰正从乔伊体内向外蒸腾散发，显得他分外的诡异狰狞。

体内响起了某种声音，空鸣但是深刻——

“深埋于黑暗地底的红莲之炎，以吾之名召唤前来！”

胸前的鲜红五芒星脱离了原先的位置，顺着臂时游动到了乔伊的右手上。

“举起右手……”

乔伊忍着剧痛举起右手，动作迟缓得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者，他清晰地看到鲜红五芒星隐藏在了苍白的肌肤表层下。

伴随着这一“仪式”的完成，乔伊突然惬意地舒了一口气，浑身畅快淋漓，痛苦离他远去了。他感到一阵甜美与柔和，这是一种浓烈的快感，甚至连自我都失落了。他似乎变得无形，快乐也变得无形。乔伊一瞬间脑海空明，什么也没有，只剩下快乐。他滑进了一张光芒四射的梦网里，无法自拔。

“启动这股力量……”体内的声音再次吩咐道。

现在病房没有任何人，身旁的床位也是空着的，小护士刚去拿扫帚与撮箕了，在短时间内，没有任何人会打扰乔伊。于是他深吸一口气，在一种慵懒迷醉的状态下，将全身流淌的某种不知名的热流压入右手，顿时，一股灼热的力量沿着经脉迅速地汇聚到右手的五芒星阵中，刹那间，猩红的火焰就像液化气喷火枪般射出，焰峰竟达一尺之高。

虽然只有短短一瞬间的辉煌，但也让乔伊由衷地感到震撼，甚至微微有些恐惧！

在这一刻，乔伊心里十分确信，这是属于超自然的力量；他确信，上帝和撒旦同时存在；他确信，除了这个已知的世界外，还存在某种未知的世界，那里有黑暗的生灵和邪恶的教义。而他，一个平凡的人，则不知为什么被它们吞噬了。

他甚至推测，是不是由于自己是无神论者，从而被上帝抛弃了？可是，这依然显得很荒谬。千千万万的人都和他一样相信无神论，可这一切为什么偏偏就只降临在他乔伊的头上？另一种阴郁的可能性不可阻挡地在他头脑里成形，那就是——自己本就流着魔鬼的血液，本就不属于这个人间！

“使用我赐予你的力量去完成你的复仇吧！但是你要切记，你的力量来源于我，你使用得越多，你的自我意识就越淡，到最后，你将失去这个身体的控制权……”

乔伊的目光闪着渺茫而悲惨的东西，令他深深恐惧的绝望就在他面前，触手可及。

“那我宁愿永远不动用这股力量！”乔伊惊恐地说道。

“多说无益……时间会见证你的谎言！”魔鬼在飘渺的砂纸般的声音中逐渐远去。伴随着他的离去，乔伊突然感到虚弱极了，他简直要晕过去。

就在这时，门被悄无声息地打开了，乔伊警觉地望去，只见来者是扎着马尾

辨的年轻护士。于是他紧绷的神经骤然松弛，顿觉周身酸软，再也把持不住，昏厥了过去。

TWO

乔伊再次醒来时，天色已是傍晚时分。

透过一扇宽敞的、钉着栏杆的窗户，他看见了旧城区那些小小的屋顶和塔尖，它们现正沐浴在一片漆黑烟雨之中。

他举起右手，发现五芒星阵在苍白的肌肤表层下若隐若现。于是他的心突然像是高空弹跳般的坠下去。

——原来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啊……

他试图呼唤昔拉，问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有太多疑问得不到解答了。但这却是徒劳的，若不是五芒星阵彰显过昔拉的存在，乔伊甚至还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大梦。

有一种本能的冲动使他想再试一次那股超自然力量，但他犹豫再三，决定还是不使用这股力量。他压制住这股冲动后，决定出院，不再呆在这个地方。

办好出院手续后，乔伊冒着滂沱大雨回到家里，刚一进门，就将全身湿透的衣物全部脱下，然后躺进浴缸中，打开水龙头，让温暖的水浸满他的全身。他低着头，似乎在想什么，又似乎没有，只是他脸上一片潮湿，不知是水还是泪。

外面的街灯散发着雾状的光芒，但照进屋内后却成了阴霾，整个世界仿佛都被浓雾缠锁，无法解脱。

乔伊腹中空空如也，饥饿的感觉仿佛凌迟，正在割裂他的神经。他的脸色铅灰，眼睛完全失去了光泽，瘦得非常厉害，颧骨似乎要从皮肤里戳了出来。

他将全身洗涤干净后，来到卧室，随便从柜中取出一套衣物，穿戴整齐后朝外走去。

外面的世界寂静，暗得沉重，好像找不到一丝光亮的可能。

夜已经很深，大多数餐馆都已歇业了。唯有乔伊寓所后山上的露天面馆，还依稀闪烁着玫瑰红的柔和光芒。

乔伊于是漫步来到山上的面馆，用家里搜刮出的仅有的五块钱买了一碗牛肉面。

这是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，汤炖得浓稠，漂着好几块牛肉。它是如此的醇厚香甜，几乎让饥饿的乔伊呻吟。

他心满意足地吃完了这碗面，仿佛从未品尝过如此美味的食物。然后他擦干嘴巴，准备回家。

他沿着山路下山。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，在暗淡的星光下影影绰绰。

远处，笼罩灯火辉煌的城市的不只是黑暗，而是一片柔和的彩色薄雾。雨水在消融，到处都是熠熠发光的水洼。建筑物的墙壁都染上了一层城市的霓虹。

这是个无限延展的大都市。

乔伊定睛望去，看见无数的窗户，仿佛无数个眼睛。城市的深处，他看到人在涌动。小小的凡人走在小小的街道上，头和手在阴影中摆动。一个单独的人，不过是风中钟楼上的一个斑点。在这被霓虹镶嵌着花纹的夜晚里，有数百万个灵魂；空气中似乎也微微传来不计其数的人声、哭声、歌声、极模糊的几缕乐声，以及沉闷的钟声。

微风拂起乔伊凌乱的发丝，乔伊第一次感到由衷的孤独。

乔伊在弯曲的山路上走着，映入眼帘的一切都吸引着他的目光。断痕粗糙的石头似乎放射出光芒，就连在黑夜中匆匆而过的老鼠都有一种独特的魅力。

山路是用光滑的石头砌成的，刚下过雨，上面很湿滑。乔伊一不小心，脚底打滑，身体一个趔趄，往一边倒去。

乔伊一阵恐慌，努力想在失控中掌握身体的平衡，但却失败了。

在这万分危急的紧要关头，一只强壮有力的手却从斜刺里出现，搀扶住了他。

那人出现在乔伊的身后，强有力的右手按在他柔软的腰部，令人惬意的体温扑到他的脸上和手上。

乔伊回眸一瞥，只见那人有六英尺高，一头浓密而拳曲的金黄色头发长不过肩，脸孔在路灯下显得有些苍白。那人的眼睛是灰色的，但却可以轻易地从周遭吸取蓝色和紫色，形成独特的紫罗兰色瞳仁。那人身披一件玫瑰色和金色相间的华丽织锦外套，脚蹬猎装皮靴，领口上镶着好几层意大利花边，看上去就好像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贵族。并且他的左手，还拿着一架小提琴。这使乔伊联想到威尼斯的街头艺人。

乔伊连忙从那人的怀中挣脱，微笑着点点头，表示感谢，然后准备接着下山。

“请等等。”那人的声音很好听，极富有磁性。

乔伊不由自主住脚步，疑惑地盯着那人看。

那人把小提琴架在肩上，拨弄了一下琴弦，转了转琴栓。接着，他举起琴弓，用力地往下划过琴弦，拉出第一个音符。

乔伊站直了身体，目瞪口呆地盯着眼前这位陌生人，完全不相信听到的声音。

陌生人完全融进音乐里，从琴弦上拉出一个个的音符。每个音符都透明而撼人心魄。他双目紧闭，下嘴唇微微偏向一边。他的整个身体似乎都投入到了音乐之中，他的整个灵魂似乎都在弹奏。

乔伊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，它的狂野，它的震撼力，以及那来自琴弦、迅速滑过的音符洪流。那人演奏的是莫扎特的曲子，里面蕴涵了所有莫扎特曲子中的轻快、跃动和可爱。

直到那人的演奏结束，乔伊都还沉醉在音乐中，不可自拔。

陌生人手拂着寂寥的琴身，略带落寂地对乔伊笑了笑：“这首曲子你喜欢吗？”

“喜欢。”乔伊不假思索地答道。

街灯上栖息的黑色乌鸦突然凌空飞起，留下古怪刺耳的鸣叫。

“那我们就是朋友了，你可以称我为绝望的超然。”超然笑着伸出手。

眼前白雾缥缈，看起来像是梦一样虚无。

乔伊感到自己的心突然漏掉一拍。

乔伊与超然友好地握了握手。超然的手骨骼清秀，遒劲有力，乔伊纤细柔弱的小手被他握在手里，就像芦苇般脆弱无力，“为什么你要叫‘绝望的超然’？”

“因为我得不到我想要的自由，所以绝望。”超然落寂地笑了笑，“我要怎么称呼你呢，我的朋友？”

乔伊仔细想了想，踌躇道：“你可以称我为忧伤的乔伊。”

超然轻叹道：“忧伤是一种病，一种异常华丽却能置人于死地的病。”

乔伊眼睛发出的光芒越发暗淡，“死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？”

这时一只乌鸦突然飞到乔伊的肩上，栖息着，黑色眼珠仿佛预示着死亡。

“乌鸦群飞的麦田。”乔伊呢喃道。

“你很喜欢梵高的这幅画？”超然问道。

“嗯。”乔伊犹如目见，略带憧憬地说道，“画面充满着金黄色，但是却充满着不安和阴郁感，乌云密布的天空，死死压住金黄色的麦田，沉重得叫人透不过气来，空气似乎也凝固了。”

超然接道：“一群凌乱低飞的乌鸦、波动起伏的地平线和狂暴跳动的激荡笔触更增加了压迫感、反抗感和不安感。画面极度骚动，绿色的小路在黄色麦田中深入远方，这更增添了不安和兴奋情绪，这种画面处处流露出紧张和不祥的预兆，好像是一幅色彩和线条组成的无言绝命书。”

“就在第二天，梵高来到这块麦田，对着自己的心开了一枪。年仅三十七岁。”乔伊肩头的乌鸦“呱呱”叫了两声，飞走了。

他们已经下山了，乔伊的寓所就在正前方，漆黑无光，如同死亡之屋。超然突然说道：“跟你聊天很愉快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乔伊道。

“每天黎明前，我都会在圣樱公墓练琴，你可以来找我。”他的双眼像是冬天蓄满水的黑色湖泊，深不可测。

“我也要走了。”乔伊瞟了瞟手机上的时钟，“等会还要上学，我要早点休息，免得迟到……”然而，待他将目光再次凝聚到超然身上时，他的瞳孔就骤然收缩了，一股颤栗从灵魂深处发出。

超然已经不见了。

就像黑色的风，地狱的幽冥，无可寻觅。

这时，原本漆黑的街衢突然亮起了光芒，那是路灯微薄的光芒，但乔伊感到它们就像熊熊的大火照耀在自己身上。

但乔伊却丝毫没有感到温暖，因为他突然想到，这世上的罪恶不都是在光芒下滋生的吗？

先有光明，才有阴影。

THREE

乔伊不知为何，忽然失去了回家的欲望。他在漆黑的夜里徘徊不定，最终决定去樱雾高中。

樱雾高中是一所实力雄厚的市重点中学，整个学校分为两大区域，新校区环境优美，具有浓郁的现代气息和文化氛围。老校区濒临烟波浩淼的湖泊，其前身为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大教堂，该教堂以其建筑风格、祭坛、回廊、门窗等处的雕刻和绘画艺术，以及堂内所藏的13~17世纪的大量艺术珍品而闻名于世。樱雾高中将复古与现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，使这所学校几乎成为每个学子梦想中的贵族学府。

而乔伊就是这所樱雾高中三年级的学生，目前在C班复习，准备迎接明年的高考。

他来到学校后，在校内漫无边际地游荡着，像个午夜的幽灵。直至来到湖边，他才止住了脚步。眼前是一潭犹如弯弯月牙般的湖泊，它在朦胧的月光下映射着耀眼的光芒。湖岸旁的树木葱郁茂密，四周分布着斑驳的草丛和灌木，这一

切在一个重工业发达的大都市里，就犹如万丈布上点缀着一颗明珠。

乔伊满脸倦意地躺在湖边的草地上，感受着湖面吹拂而来的微风，缓缓地进入了梦乡。

清晨的寒风将乔伊吹醒了。他费力地睁开双眼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巨大沉静的湖泊，太阳破开沉沉雾霭将自己的光芒覆盖到人间的每一个角落。乔伊几乎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，朝阳清朗，暮霭尽散，空气清新，清亮的湖水闪着粼粼波光。然后撞入乔伊眼帘的，是一双水雾弥漫的黑色眼眸，那是一种形容不出来的黑色，说不出的楚楚动人。她身着黑色洛丽塔公主套装，一头闪亮乌黑的长发幽幽垂下，绵延到底。她很美，妩媚入骨的同时却又清新明媚。

但最引人注目的，是她胸前悬挂着的银色十字架，简洁美观，看上去经雪尤清，遇霜更艳，分外的光彩夺目。

“瑾萱！……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乔伊睡眼惺忪地讶然道。

他万万没有想到瑾萱竟然会在这里。瑾萱可是他们班的班花，围绕她的话题可谓数不胜数，几乎算得上是班上男生在闲聊聊天之余不可能不提及的重量级人物。但乔伊由于性格内向，不善交际，一直与她没有什么交集，不料梦醒后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她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

“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吧？”瑾萱睨视了乔伊一眼，然后借势起身，转身欲走。

“呃……对了，瑾萱同学。你知道前天是谁把我送到医院的吗？”乔伊追问道。

“我。”这句话冷得就像青霜白刃一般。

乔伊哑然无语，但想要道谢却已经来不及了，瑾萱辗转即逝，不见芳踪。

此时，哥特式钟楼上的大钟忽然在上空响起，庄严肃穆，节奏舒缓。钟声在雾色蒙蒙的空气中漾开，如同在苔藓上潜行。

这是樱雾高中独特的铃声，如同薄雾晨昏里教堂的钟鸣。

乔伊回到学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上课，而是为了借钱。目前他所有的生活费都被搜刮走了，一个人如果囊空如洗，饥肠辘辘，怎么能够活下去？

阳光的出现总是短暂的，未过多久，樱雾高中就再次沉睡在了阴云之下，朦胧叵测，看不透彻。

大部分学生都在教室里坐着，听着单调枯燥乏味的课。乔伊则旷着课，朝校园深处的天主教大教堂走去。

天主教大教堂最阴暗、最僻冷的角落，聚集着二男三女。他们身着具有别针、拉锁、撕裂效果的衣摆以及绷带捆绑效果的衣裳，戴着耳麦，听着歇斯底里的音乐。一瞥之下，就知道他们是典型的朋克族。

其中一个红色长发的前卫男子看到乔伊来了，连忙来到他的跟前，讶然道：“喂！哥特小子，你怎么浑身湿透地来上学？这又是哪门子新潮人体艺术啊？”

“皓轩你就别损我了，我要是搞人体艺术，就不穿衣服来了。”乔伊一脸木讷地说道。

皓轩面露笑意，拍了拍乔伊的肩膀，说道：“哥特小子，你还是老样子，古井不波的就像个死人。”

乔伊苦笑道：“有件事你不帮我，我就真成死人了……”

“说吧，什么事？”皓轩问道。

“呃……能借我100块钱吗？我有点急事，需要这笔钱。”乔伊搓着手紧张地问道。

皓轩故意踌躇了一下，才说道：“如果你答应我在校庆演唱会时和我们一起演出的话，我就借你100块钱，并且是不用还的！”

“好，成交！”乔伊本就不喜欢欠别人什么，这样平等互利的局面在他看来实在是太好不过了。

皓轩狡黠一笑，从牛仔裤里掏出皱巴巴的一张票子，递到乔伊手中：“你还有什么事尽管拜托我，不要婆婆妈妈的。”

乔伊蹙眉道：“我想知道一些关于川哥的事情。”

“端木川？”皓轩眯起了眼睛。

“不错。”乔伊颌首。

皓轩用一种奇怪而又独特的目光审视着乔伊：“你和他有过节？”

乔伊未置可否，只是落落寡欢地笑。

皓轩凝视着他足足有半分钟，才喟然叹道：“哥特小子，别给自己找麻烦好不好？明年就高考了，何必呢？”

乔伊抬头凝视低沉重压抑的天空，淡淡说道：“人生不就是由无数个麻烦构成的吗？”

皓轩几乎用一种怜悯的目光注视着他：“那好吧，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，我只知道端木川以前犯过事，好像是把某个和他有过节的人从高楼推下来摔死了之类云云，但他爸爸端木藤泽是警备署署长，所以毫不费力地就把这件事摆平了。现在他在高三×班，你可以找×班的人问问具体的情况。”

乔伊面容绷紧，但仍旧挤出一丝僵硬的笑容：“多谢。”然后他转身远去，黑

色的身影弥漫在浓稠的雾中，仿佛一个阴魂。

皓轩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微微摇了摇头，不知道在感慨什么。

乔伊走得很稳，很轻，也很快，转眼间，就来到学校的院墙旁。

他紧紧攥着那借来的 100 元钱，仿佛那皱巴巴的破纸就是他的一切。但是他却没有用这笔钱买一份食物或者水给自己，他宁愿选择倔强地忍受饥渴的煎熬，也不愿意花这笔钱。

学校的院墙就像中世纪监狱关押犯人的围栏，充满了尖锐的倒刺；并且又湿又滑，只要一个不小心，胸膛就会扎向锐利的倒刺，成为一具斜挂在院墙上的滑稽尸体。

但他别无选择，现在仍是上课时间，校门紧闭得如同咬紧的牙齿，要出去除了翻墙再无其他办法。

于是乔伊郑重地将钱塞进自己的荷包，然后动作迟钝地攀上了院墙。他尽量小心翼翼地让身体避开尖刺，然后趑趄趑趄地站起身来，踩在湿滑的院墙上。

乔伊抬眼望天，深吸一口气，仿佛看见铅灰色的浮云如同锦缎般渐次被撕裂。无数的透明的伤痕出现在天空里，然后又缓慢地消失。

然后他纵身一跃，整个人顿时像个蹩脚的跳水爱好者一样重重地坠了下去。

一声闷响后，浑身酸痛涩麻，腿部的痉挛更使他看上去就像一个癫痫病患者。

锥心的疼痛就像火车碾过肉体般剧烈地起伏，但他却咬紧牙关，连一丝轻微的呻吟都没有发出。

大约过了一炷香时间，疼痛才渐渐平缓。他的目光变得呆滞而又朦胧，胸腔里滚过一阵又一阵酸楚的暗流。

FOUR

今天饰品店的老板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客人。

这个客人穿着脏兮兮沾满泥巴的衣裳，摇摇晃晃瘸着腿走进店里，苍白的脸上看上去就像刚从坟墓里复活的僵尸。

他走到老板面前，将一张皱巴巴的 100 元钱放到玻璃台面上，然后指着橱窗内一枚银白色的戒指说道：“给我这个……”

老板怔怔地望着他，良久才讪讪地将戒指从橱窗内拿起，交到他手上。

他紧紧握着戒指，双眼充满柔情。这是一枚晶莹如润、光彩夺目的戒指，虽

然只是 100 元的便宜货，但却可以看出是他精心挑选的。

他小心翼翼地将戒指放进荷包中，然后对老板微微一笑：“多谢。”

老板不知道他在谢什么，但被人感谢总是愉快的，于是他说道：“当身着柔软、飘逸的丝绸衣裙，佩戴这枚精致、细巧的戒指时，看上去会更加动人。记得告诉你女朋友。”

听到“女朋友”三个字，乔伊如遭雷击，全身一颤。他对老板落落寡欢地一笑，算作回应，然后迎着冰凉的风，消失在了浓雾之中。

整个世界都如坟墓般静谧，只有乔伊内心汹涌着奔腾的绝望，宛如梦呓般呻吟。

乔伊回家换了一套干净的衣裳，因此耽搁了不少时间。等他再次返校，发现已经临近 12 点了。

天空依旧压抑得如同噩梦，如铅似铁低压临头。

乔伊伫立在校园门口腐烂的梧桐树旁，等待着放学钟声的敲响。

他的手时不时探向荷包中的戒指，嘴角荡漾着忧伤的落寂微笑，仿佛幸福，又仿佛哀伤。

一个人只有“爱上”才会“哀伤”，他究竟爱上了谁？为谁而哀伤？

钟声缓缓地传来，然后喧嚣的人声逐渐弥漫，接着滚滚人潮出现在视野里，乔伊的目光逡巡着人群，生怕漏过一个人。

这时，在茫茫人海中，突然出现了一位清丽少女。她有着明媚的眼波，海藻般的长发，天使般的面容。画着淡蓝的眼影，斜挎着 LV 的包包。

在这一瞬间，乔伊感到自己的心漏掉了一拍。

乔伊看到她，连忙向她招手，少女这才注意到他，然后对乔伊报以礼节性的一笑。

“等了多长时间？”少女的话看上去仿佛关怀，但语气却分外冰冷，大有拒人于千里之外之意。

乔伊并不是笨蛋，怎么会听不出其中的疏远之意，但他却宁愿欺骗自己，也不愿意正视现实，于是他说：“还好，刚到。”

“哦。”就是这冷声冷语的一声“哦”，让乔伊立感自己舌头短了三寸，竟然讷讷地说不出话来。

两人就这样隔着半米距离，缓缓走着。

大约冷场了半分钟，乔伊才想到一个话题：“你知道吗？最近我遇到了一件十分诡异的事……”

“哦。”依旧是冷声冷语的一声“哦”。乔伊脸皮再厚，也无法旁若无人地继续讲下去了。

车站已经出现在视野里了，乔伊深吸一口气，知道若是再不有所表示，就将失去这次机会。

于是他鼓起勇气说道：“康娜，我有件礼物要送给你……”

一听到“礼物”二字，康娜的眼睛就仿佛发出了光，笑容立马如同初春的阳光一样明媚，“为什么要送礼物给我呢？呵呵！”

“因为明天就是你的生日。”乔伊见到她明媚的笑容，突然感到头顶一片金黄，仰望天穹，只见浓重的乌云仿佛被利刃切了一刀，金色的阳光从缺口漏了下来，洒遍大地。

整个世界，一片温暖甜蜜。

康娜的身体偷偷贴近了乔伊，悄声道：“什么礼物？给我看看哈。”

“好。”乔伊愉悦极了，小心翼翼从荷包中掏出那枚戒指。戒指在阳光照耀下，越发璀璨夺目。

但是康娜却瞬间失去了笑容，她说：“你难道就只会用便宜货来打发我吗？”

说完这句话，康娜就头也不回地朝车站疾走而去。只留下乔伊拿着戒指怔愣当场，感觉就像被人迎面掴了一巴掌。

整个世界突然变得阴沉可怖，乌云又重新汇聚，金色的阳光转瞬就消失在浓重的云层后。

慢慢地，乔伊的手足逐渐开始冰冷，心也开始发冷，直冷到趾尖足底。

眼前的世界是一片漆黑的流沙，无星无月，没有光源，只有流沙的声音飒飒作响，静谧得如同躺在棺材之中。乔伊顺着流沙往前走，路的尽头是刑场。天空灰蒙蒙的，仿佛千百条魔影在满空狂舞。

乔伊看到自己的父亲被刽子手粗鲁地按在刑场的正中央，双腿跪在泥里，低垂着的头仿佛在咆哮着什么。一个拿着毛瑟枪的家伙站在数丈开外，枪口对准了父亲的头颅。

看到这一幕，乔伊回想起来了三年前的那场灾难，那场他一直想要忘却却一直忘却不了的灾难！

他的父亲，在三年前被法庭误判为杀人凶手，被无情的法律实施了枪决！

夜空忽然间划过一道闪电，一声巨响后，原本死气沉沉的天空顿时在电闪雷鸣中变得疯狂起来。

也就在这一刹那，刽子手得到了号令，扣动了蓄势待发的毛瑟枪。